

蘇注道德經

卷上下

自敘一

余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余遊嘗與余談道余告之曰子所談者余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余曰不然余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余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余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余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就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閒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余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閒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

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余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余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判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自敘二

余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余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余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閒有此書

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
子瞻意然余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
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
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
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
子由再題

道德經注卷上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

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况
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
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
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
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
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眾有而常無。
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
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畱於妙而
不知其徼。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
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

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眾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

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

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尙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尙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

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卽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

謂爲無爲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本作盅
器之虛也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眾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徧。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

道德經卷一
四
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
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
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
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
於帝。則莫或先之者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
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

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韡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眾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五
存用之不勤。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縣縣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眾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